

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 梦溪笔谈全译

[宋]沈括 原著 胡道静 金良年 胡小静 译注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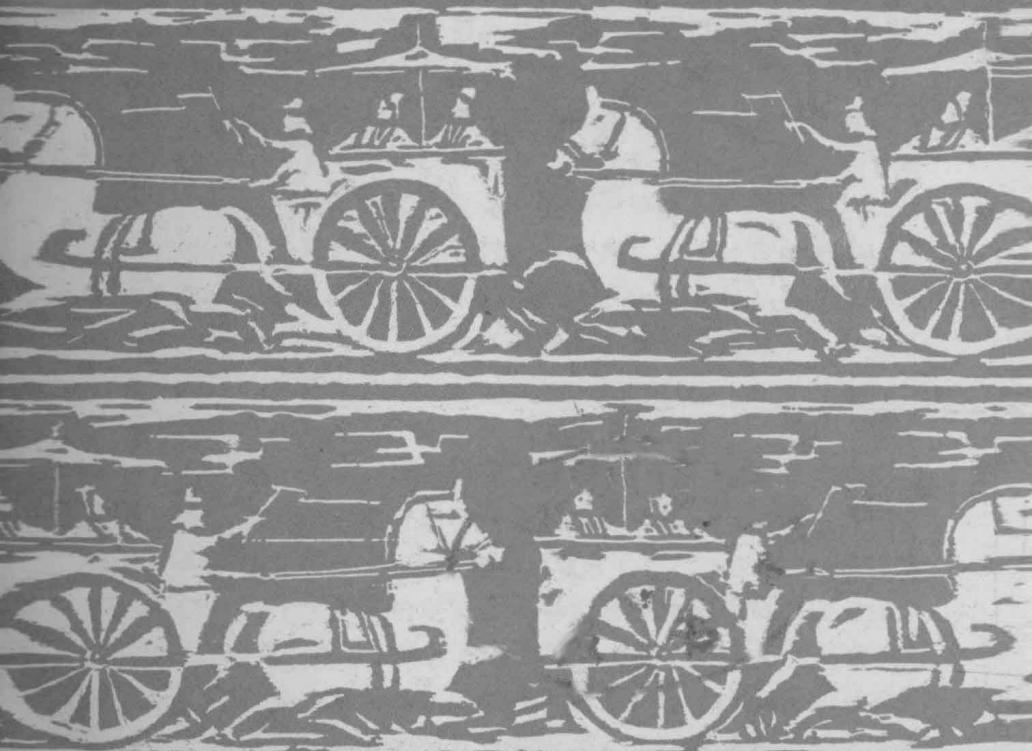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

# 梦溪笔谈全译

〔宋〕沈括 原著 胡道静 金良年 胡小静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

#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运熙 余冠英 张 克(常务)  
罗尔纲 程千帆 缪 钺

##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部分。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然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在全国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熔译注于一炉，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的全貌，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 50 种（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在书目的取舍上，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朽巨著，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对经部、子部之书选取较多；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

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不仅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

1990年9月

# 前　　言

当今社会上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好人是座桥。”由这么五个常见汉字组合的朴实无华的句子，其蕴意乃是十分丰富的。听到这一颇含哲理的话语，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些将人类的发现、发明及才智传递给世人的英才。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奋斗，才使得他们的智慧结晶化为无数座各式各样的桥梁，帮助人们与自然界沟通，与古今中外对话，以求得对世界的认识，对资源的开发，对未来的展望。可见英才属“好人”之列，他们架设的是沟通心灵的“桥梁”。

如果我的上述想法不偏离“好人是座桥”的价值判断，那么，我在此则要向大家推崇的好人就是出现在中国 11 世纪的一位英才——沈括，而他在人世间架设的桥梁，一座为世人瞩目的桥梁便是《梦溪笔谈》。

900 年前的今天，我国宋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学者沈括（1031—1095）在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黯然逝世，值得告慰的是，他晚年在梦溪园以笔砚为伴，“所录唯山间木荫，率意谈噱”而集成的《梦溪笔谈》，将他毕生对于祖国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和历史、考古等研究心得告白于人世，其中好些重要的创见，至今为举世学人称道不衰，正因为

此，英国著名的科学史专家李约瑟以敬佩的口吻称沈括是“中国科学史上最奇特的人物”，而沈括的著述《梦溪笔谈》则可作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我国勤劳智慧的祖先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上所作出的不可掩抑的光芒，也由此书的记载，得到举世的认可，而《梦溪笔谈》也成为我们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对于这本宋人的笔记，我在家父胡怀琛的指导下，曾于十数岁时，便已爱不释手，在近 70 年的岁月中，时时与它作伴，并已撰述《梦溪笔谈校证》（1955 年中华书局出版），《新校证梦溪笔谈》（1957 年上海古籍编辑所出版），时下正在着手《梦溪笔谈补证》的工作。就我个人的理解，这部笔记特别值得引人注意的，则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记述，在于他平时对周围事物的细心观察，而观察的视线不是出于汉代学者强调的“经”，而是“物”，是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这种研究的意识，使得他能切实地将那个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在工艺、工程上的杰出发明记录下来。如制造铜镜的技术，早在我国春秋时代就相当发达了，当时墨家著述《墨经》就有关于凸面镜成像的论述了。《梦溪笔谈》中则详细写下了镜面曲度与成像大小的关系：“古人铸鉴，鉴大则平，鉴小则凸。凡鉴洼则照人面大，凸则照人面小”。再者对于非常微小的地磁偏角，沈括是这样写的：“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一记载，比之哥伦布在 1492 年航海时的发现要早 400 年。又如关于石油的开采及用途，我国劳动人民早在汉代就已经知道使用。沈括却能对当时延州一带百姓采集利用石油的情况作出不同一般人的考察：“鄜、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生于水际，沙石与泉水相杂，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挹之，乃采入缶中，颇似淳漆，燃之如麻，但烟甚浓，所沾帷幕皆黑。”由此断言石油及其制品，“后必大行于世”。正是沈括这样注重对“物”的细心观察，不仅让后人了解了事物的本质表象，启开了人们穷究事物的心扉，也在不少方面向

全人类揭示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价值。

当然，对于事物的细心观察，且能加以记载，这当然是治学的重要环节，如果仅仅停留在这点上，那么对事物的认识就有很大的片面性。尤其是自然科学现象，只有经过反复核验，才能由表象揭示出事物的本质，才能在认识上有所突破，而不囿于古人的定见。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有不少求真务实的核验。如对于日蚀和月蚀，我国古代已有惊人的发现和研究。就眼下所得资料，早在公元前 13 世纪的甲骨文和公元前 8~9 世纪的钟鼎文中都有不少有关记载。到了公元前 104 年，汉朝颁行了《太初历》，公元 237 年，魏国颁行了《景初历》，以后又有隋朝的《皇极历》、唐朝的《大衍历》等等。沈括则进一步核验：“日月之行，月一合一对，而有蚀，不蚀何也？”他的回答则是对黄道和白道的关系作出形象而直观的比喻，又系统地阐述了日月交蚀发生的条件及日蚀月蚀初亏和复圆的方位，精确地指出黄白道交点每月沿黄道由东向西移动 1 度多（现在天文学计算是  $1^{\circ}5'$ ），达到了那个时代最高的科学水平。又如，汉朝以前都认为北极星在天空的正中，所以称它为“极星”。沈括在《梦溪笔谈》127 条则详述了自己接受诏令主管司天监后，多方考察星象和历法，然后知道北天极是在离极星 3 度多的地方，并把黄昏、半夜、拂晓时亲自核验的情况分别画成图，一共画成 200 余幅，才否定了前人的误说，足见沈括的记载之所以有科学性，是他注重核验这一实践后取得的真知和创见。难怪明代学者沈敬炌在刊刻《梦溪笔谈》所作的“跋”中指出：“《笔谈》，上稽朝典，下逮方言，神怪人理，鸟兽草木，搜奇抉秘，罗列星分，沨沨乎博而综，该而典，核而不诡，精实而可考镜。”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沈括对此类“物”的记载，我们不难发现，他把当时认为是“卑贱者”的“布衣”作为中国科学技术的人才加以发扬光大。如在我国 11 世纪 40 年代创制了活板印

刷技术的毕昇，今人之所以能如此详尽地知道这门技术的来龙去脉，并使“布衣”毕昇获得了此项发明的专利权的，就是取自《梦溪笔谈》第 307 条的唯一记载。他如 10 世纪末到 11 世纪初为人们口碑传颂的一位“匠师”喻皓，曾总结了我国历来木构建筑工作的经验，但在那个社会里，竟已失传，是沈括在《笔谈》中做了一个又一个摘要（见第 299、312 条），才使今人见到劳动人民在此技术上的一鳞半爪。在 11 世纪 40 年代，黄河在商胡（今河南濮阳县东）决口，洪流滔滔，大官郭申锡督导的河工无法填补决口，是当时的一位默无声息的新进工人高超提出了三节分压工作法才遏制住这场危害人民的自然灾祸。照说这样一件大事，是该大书特书的，然而在“高文典册”的正史中，一点痕迹也没记下，而是沈括在《笔谈》中以赞扬的态度记述了下来（见第 207 条），使我们在 900 年后的今天，还是抱着钦敬的态度来怀念这位历史上治河工人中的模范。类似这样的记述，在《笔谈》中还有好些，就不一一例举了。

总之，沈括是那样地好学深思，加之他仔细观察事物，求真务实的核验，并能忠实地将这些现象和心得记录下来，并不就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而是精确的辨认现象，通过分析、研究和思索其内在、外在的联系，进而提高到理性认识的阶段，使得我们能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学者在科学知识方面曾提出过极其光辉的见解。如有关光线穿过小孔与焦点形成“光束”的光学理论（见第 44 条），有关由海滨的介壳和淤泥论断河流的浸蚀和沉积作用，并据古生物的遗迹推断海陆变迁的成因（见第 430 条），从地下发现的竹林化石，指出延州“旷古以前，地卑气湿而宜竹”的气候变迁情况（见第 373 条）等等，特别是关于浙江雁荡山地面被流水侵蚀，挖切成为山岭的理论，在地形学上宣布了这个基本原理比英国科学家郝登早了 600 年。在数学、化学、药物学等方面，沈括同样是下了很大的苦功将有关观察和心得记录了下来，给后人

的研究和再发现以重大的启迪。

如果我们把《梦溪笔谈》仅仅局限为一部自然科学著作，则是片面的，因为全书（有《梦溪笔谈》、《续笔谈》、《补笔谈》三部分）共有记述 609 条，其中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 13 类 189 条，而人文科学方面的内容 18 类 420 条（见表 1）。

表 1 《梦溪笔谈》分类表

自然科学		人文科学	
类 别	条数	类 别	条数
数 学	4	经 学	16
天文历法	22	文 学	34
气 象	12	艺 术	25
地 质	11	法 律	10
地 理	16	军 事	16
物 理	5	宗 教、卜 算	28
化 学	3	风 俗	4
建 筑	8	经 济	21
水 利	9	史 学、考 古	28
生 物	32	语 言 文 字 学	19
农 学	8	音 乐	44
医 药	43	舆 服	12
工 程 技 术	16	典 籍	17
		博 戏	4
		杂 闻、轶 事	92
小 计	189	小 计	420

可见，自然科学的内容只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弱。不过，正是由于这三分之一的记述，显现了我国人民在11世纪中叶以前的智慧和才能，也反映了沈括的才智，这是其他一些著述，不管是同时代的，抑或是以后的，所不见或少见的，所以引起了世界的注目。1847年，法国学者斯丹斯拉斯·茹莲(Stanislas Julien)就在巴黎出版的《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第2卷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活字印刷术起源的文章，用法文翻译了《笔谈》中的有关记述。1915年，意大利汉学家瓦萨(G. Vacca)在《中国笔记》中着重评介了《梦溪笔谈》。1923年，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中文部主任霍勒博士(Dr. Herman Hulle)写了一本《古老的中国活字印刷术及其在远东地带的发展》。其中用德文翻译了《笔谈》中的有关记述。此后，美国学者汤·弗·卡特(Tomas Francis Carter)，日本著名数学家三上义夫，以至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 1900—1995)都对《梦溪笔谈》做了概括而十分恰当的评述。日本学界更是看重此书，自1968年就组织人马准备全译《梦溪笔谈》，至1981年分为3册正式出版。

今天，我国学术界对沈括和《梦溪笔谈》的注重和研究也是前所未有的。贵州人民出版社已将《梦溪笔谈》列入《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以使此书能有更多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

这样一部博大精深的著述，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年代更受到重视，足以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其影响是巨大的。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沈括的著述中还有不可避免的糟粕存在，特别要指出的是他的“宿命论”思想是相当浓厚的。《梦溪笔谈》中第二十卷“神奇”、第二十一卷“异事”，大部分被神秘主义色彩所笼罩，我们应当加以必要的扬弃。

沈括晚年隐居梦溪园，曾作过一首《游花山寺》的诗，其中有这样两句：“嗟我有身无处用，强携尊酒入峥嵘。”由此，我们会发现沈括的“深居绝过从”，是迫不得已的，然而他并不因此而

消沉，而是通过自己对周围一切的回忆、发现、探索、认识，做着更有意义的工作，恰如退而吐丝结茧的春蚕一样。

正是这样一位英才、一个好人，不仅是 900 年后的今天我们要缅怀他，还有 1000 年、甚至更久远的年代我们同样要缅怀他，因为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弥足珍贵的《梦溪笔谈》——一座认识过去，改造今天，开发未来的桥梁。

走笔至此，我觉得贵州人民出版社在做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也是起着这样的一座桥梁的作用。据悉，已出版的一些今译名著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好评，特别是一些远涉重洋的华裔后人，觉得有了这套书，离祖国更近了。承担丛书工作的李立朴同志兢兢业业地为此奔忙、伏案，着实给我鼓励不小，使得《梦溪笔谈全译》在我垂暮之年得以写成。

《梦溪笔谈全译》书中各篇的标题为译注者所加，卷九至卷二十三，以及《补笔谈》的部分（第 552 条～第 571 条、第 599 条～第 609 条）由胡小静执笔，卷一至卷八、卷二十四至卷二十六，以及《补笔谈》的部分（第 508 条～第 551 条、第 572 条～第 598 条）则由金良年先生执笔，均得到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室李立朴、黄涤明二先生的帮助。在他们的工作中曾参考了不少国内外已出版的有关《梦溪笔谈》的译注著述，限于篇幅，不一一开列，但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

我亦知道，对于《梦溪笔谈》的译注工作，尽管搞了 60 多年，但仍有不尽人意之处。我想眼下还在进行的《梦溪笔谈补证》不能辍止，就算对自己的鞭策吧。总之，我希望将《梦溪笔谈》这一中国，乃至世界的科技名著完善地介绍给世人，让其真正成为沟通中西科技文化的桥梁。

胡道静 1995 年 12 月  
写于沈括诞生 900 周年之际

# 梦溪笔谈自序

## 【原文】

予退处林下<sup>①</sup>，深居绝过从<sup>②</sup>。思平日与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sup>③</sup>，则若有所晤言<sup>④</sup>，萧然移日<sup>⑤</sup>。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谓之《笔谈》。圣谟国政<sup>⑥</sup>，及事近宫省<sup>⑦</sup>，皆不敢私纪；至于系当日士大夫毁誉者<sup>⑧</sup>，虽善亦不欲书<sup>⑨</sup>，非止不言人恶而已<sup>⑩</sup>。所录唯山间木荫，率意谈噱<sup>⑪</sup>，不系人之利害者<sup>⑫</sup>；下至闾巷之言<sup>⑬</sup>，靡所不有<sup>⑭</sup>。亦有得于传闻者，其间不能无缺谬<sup>⑮</sup>。以之为言则甚卑，以予为无意于言，可也。

## 【注释】

①林下：退隐之所。旧称罢官为退归林下。

②绝过从：断绝互相往来。

③纪：通“记”，此处可释为记录。

④晤（wù）言：见面谈话。

⑤萧然：冷落、凄清。 移日：日影移动，言时间长久。

⑥圣谟：皇帝的谕旨诏令。

⑦宫省：宫廷和政府。宫：皇帝的内廷。省：政府的机构。

⑧系（xì 细）：关联。毁誉：毁谤和称赞。

⑨书：书写、记下。

⑩止：仅、只。

⑪率意谈噱（jué 觉）：随意谈笑。

⑫利害：利益和损害。

⑬闾巷（lú xiàng 驴相）：小的街道。

⑭靡（mǐ 米）所不有：无所不有。

⑮缺谬（miù）：遗漏和错误。

## 【译文】

我遭罢职而退归山野，一直在家中待着，断绝了与外界的往来。想起往常与友人所谈的话语，便不时用笔一件件记下来。就好像与他们面对面的谈话，以此在寂寞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其实，我与之聊天的只是笔和砚台，那就称为《笔谈》吧。当然，有关君王的旨意和国家大事，以及政府部门的有关事情，我均不敢私自记录。至于关系到当时士大夫们名声褒贬的事，尽管是好的我也不要去写，并非仅仅不写别人的丑事而已。我所记的只是在山野的树荫之下随意谈笑的话题，不牵涉到他人的利害。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小街中流传的奇闻逸事，倒是没有不写的。自然，其中也有的是从传说中知晓的，这中间不可能没有遗漏或错误。用这些东西作为谈资是十分低下的，如果我记下的这些话题作为没什么其他意图的东西，那总可以了吧。

## 按：

王安石变法宣告失败后，变法中忠诚的执行者沈括不仅受到排斥和打击，甚至遭罢免，被迫闲居。在熙宁新法被彻底废除的日子里，正值沈括在润州（今镇江）的梦溪园中写作《笔谈》。为

了不使自己再陷入无端的纠缠之中而虚掷年华，沈括写下了这样一篇“自序”，似乎在声明自己的《笔谈》是与时局无关的“率意谈噱”、“间巷之言”，为“无意于言”之作，实则意在避免猜忌，以将甚有价值的谈资作为史料传之后世。

# 目 录

前言.....	(1)
梦溪笔谈自序.....	(8)

## 卷一

### 故事一

1. 亲郊庙次序 .....	(1)
2. 驾头扇筤 .....	(3)
3. 唐翰林院 .....	(5)
4. 学士院故事 .....	(7)
5. 玉堂.....	(10)
6. 东西头供奉官.....	(11)
7. 供奉班序.....	(12)
8. 学士蹑履见丞相.....	(14)
9. 胡服与蹀躞带.....	(15)
10. 帔头 .....	(18)
11. 堂帖 .....	(19)
12. 宣头 .....	(20)
13. 引见仪制 .....	(23)

---

14. 笼门谢	(24)
15. 槐厅	(25)
16. 带坠	(26)
17. 三馆职事称学士	(26)
18. 雌黄	(27)
19. 五司厅	(28)
20. 银台司	(31)
21. 勘箭	(33)
22. 馆阁藏书	(34)
23. 学士家贫	(35)
24. 学士院敕设	(37)
25. 礼部试士	(38)
26. 御试许详定官别立等	(39)
27. 步行学士	(41)
28. 御前卫士	(43)
29. 后唐案检	(45)
30. 中枢官印	(49)
31. 三司使班序	(50)

## 卷二

### 故事二

32. 宗子授南班官	(52)
33. 法官亲节案	(54)
34. 赐方团毬带	(55)
35. 凉衫	(56)
36. 罢润笔	(57)
37. 直官	(58)
38. 告喝打杖	(60)